

工资“拉力”与城市劳动力流入峰值

——基于“推拉”理论的中国经济实证

徐 清

[内容摘要] 本文采用 2004—2009 年全国 284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依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对我国劳动力要素流动问题进行了整体样本与分样本的实证研究。从实证的结果来看, 我国城市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要素流入的拉力在整体上呈现递减状态, 也即工资水平的提高不能带来劳动力供给的无限增加, 劳动力数量同工资水平之间的倒 U 关系使得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数量在理论上有个峰值。同时城市分样本估计告诉我们, 低收入城市与高收入城市的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要素的拉力是不同的, 高收入城市已经进入了工资拉力递减的倒 U 状态, 而低收入城市则处于工资边际效用递增阶段, 因此对高收入与低收入城市的城市化政策应该是有差异的。同时本文的研究也引发了我们对城市的生产力峰值与劳动力要素流入峰值的协调性思考。

[关键词] 工资; 推拉理论; 要素流动; 农民工; 民工潮; 民工荒

一、引言: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是中国民工进城形成规模化的时期, 这种由大量农民外出打工所形成的潮流称为“民工潮”。与民工潮相反的是从 2003 年起出现的民工短缺现象——“民工荒”, 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南方一些主要城市, 之后迅速的在全国范围蔓延。而实际上, “民工潮”与“民工荒”都是中国为打破城乡二元经济实现要素自由流动的伴随现象。“民工潮”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两方面: 其一, 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相对农村的高工资水平是吸引农民工进城的主要拉力。林毅夫、余淼杰的实证分析显示, 在我国政府的目标函数中, 农民的权重小于工人, 农民福利的权重也小于资本积累的权重。^[1]中国城市制造业发展对劳动力形成的巨大需求。农村劳动力有迁出的意愿的并不是劳动力转移的充分条件, 这还取决于城市部门是否能够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环球通视主管世界工业服务的马克·基利昂指出: “美国的生产率优势十分巨大, 2010 年其制造业产出仅略

作者简介: 徐 清(1981—), 男,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天津, 300071), 博士生。研究方向: 国际直接投资、区域经济。

低于中国,但其制造业的工人为 1150 万,而中国相同的部门雇用了 1 亿人。”(新华网 2011 年 3 月 15 日)。从劳动力市场均衡角度看,“民工潮”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是劳动力供给约束被打破的过程,但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并不是无限的,“民工荒”的出现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EG·Ravenstein 的“推拉”理论将劳动力转移归因于歧视、压迫、天气、贫困等不利的生活条件。D·J·Bagne 系统化了“推拉”理论,他指出人口的流动是以改善生活条件为目的的,生活条件相对不利的地区是推力,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是拉力,劳动力主要是从生活条件不利的地区流入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地区。^[3]E·S·Lee 对推拉理论作了修正,认为流出地和流入地实际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并补充了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5]Au 与 Henderson 认为户籍制度是阻止中国要素流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地区与地区、农村与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并不自由。^[5]安虎森,颜银根,朴银哲指出当城乡市场开放度高于“临界值”时,城市高房价与户籍制度具有“门槛效应”。^[6]

二、理论与计量模型设定

(一) 劳动力行为

对劳动力的转移模型的选择,传统的选择是利用迁移者的预期收益和成本来做出迁移决策的,而根据微观经济理论,劳动力的选择所依据的是个人的效用水平,因此本文选择效用函数来研究劳动力的转移。^[7]

$$U_{ut}^i = U(Ew_{ut}^i, q_{ut}^i, Epe_{ut}^i, rp_{ut}^i, c_{ut}^i); U_{rt}^i = U(Ew_{rt}^i, q_{rt}^i) \quad (1)$$

U_{ut}^i 表示某地区农村部门劳动力 i 选择流向城市部门的预期效用; U_{rt}^i 表示劳动力 i 选择留在农村部门的效用。 U_{ut}^i 取决于城市部门的工资预期 Ew_{ut}^i 、城市部门的生活环境 q_{rt}^i 、城市部门生活成本 c_{ut}^i 、城市部门的就业几率预期 Epe_{ut}^i , 由于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的信息并非完全对称,劳动力个体所做的工资与就业预期与真实情况必然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 U_{ut}^i 也必然同个体劳动力的风险偏好 rp_{ut}^i 相关。假设劳动力在农村就业几率是百分之百,则 U_{rt}^i 只取决于农村部门的工资预期 Ew_{rt}^i 以及农村部门的生活环境 q_{rt}^i 。

$$U_t^i = U_{ut}^i - U_{rt}^i; m_t^i = m'(U_t^i), m'(U_t^i) > 0 \quad (2)$$

最终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概率取决于两部门的效用差距, m_t^i 表示劳动力 i 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概率,它对 U_t^i 的导数 $m'(U_t^i) > 0$ 。同时我们假设城市生活成本 c_{ut}^i 大小由城市产品价格 p_{ut} 、农村产品价格 p_{rt} 、房租构成 $rent_t$, 那么该地区农村

部门可以向城市部门提供的劳动力为：

$$L_t^s=\sum m_t^i=L_t^s\left(Ew_{ut}^i,Ew_{rt}^i,Epe_{ut}^i,q_{ut}^i,q_{rt}^i,rp_{ut}^i,rent_t^i,p_{rt},p_{ut}\right)\tag{3}$$

(二) 企业行为

本文主要考虑城市部门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当然由于农村部门生产的产品也为劳动力在城市消费的产品之一，本文还是将农村部门也假设进来，假设该地区城市部门代表性企业使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并生产产品 x_u ，城市部门各个企业所面临的劳动力价格都为劳动力市场均衡价格 w_{ut} 、资本市场均衡价格 r_{ut} 以及产品市场均衡价格 p_{ut} 。农村部门则生产产品 x_r ，其产品市场均衡价格为 p_{rt} ，这里 p_{rt}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劳动力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水平。城市部门代表性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为：

$$\max \pi_{ut}^j=p_{ut}x_{ut}^j-r_{ut}k_{ut}^j-w_{ut}l_{ut}^j\tag{4}$$

其中 p_{ut} 为城市产品 x_u 的名义价格， k_{ut}^j 为城市企业的资本投入量， l_{ut}^j 为劳动投入量， r_{ut} 为资本价格， w_{ut} 为城市的工资水平。根据 C-D 生产函数的基本假设：

$$x_{ut}^j=A_{ut}^j\left(k_{ut}^j\right)^{\alpha}\left(l_{ut}^j\right)^{\beta}\tag{5}$$

得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要素投入条件为：

$$\frac{k_{ut}^j}{l_{ut}^j}=\frac{r_{ut}}{w_{ut}}\tag{6}$$

根据（6）式，企业利润最大化对要素投入的要求是要素数量比等于要素价格比，因此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首先取决于企业的技术类型（用 π_{ut}^j 表示）。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对劳动力（尤其非熟练劳动力）需求较大，而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少，同时对劳动者的素质也有更高的要求。其次，企业的需求还同企业的技术水平 A_{ut} 相关，技术水平提高能提升企业竞争力扩大产出从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但同时随着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企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也在提高。再次，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当然还取决于企业的预算约束，或者说企业的规模，规模大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也大。当然企业需求的加总最后还是要归结为城市整体的劳动力需求，我们只需考虑不同城市的规模差异即可。最后，由于我国物价水平的不断变动，本文还要考虑到人们的货币幻觉因素与工资

粘性。企业利润最大化要求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要等于实际工资 $\frac{\partial x_{ut}^j}{\partial l_{ut}^j}=\frac{w_{ut}}{p_{ut}}$ ，当名义价格 p_{ut} 上升时，如果 w_{ut} 不变，那么要维持等式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 $\frac{\partial x_{ut}^j}{\partial l_{ut}^j}$ 需要

降低，由于 $\frac{\partial^2 x_{ut}^j}{\partial \left(l_{ut}^j\right)^2}<0$ ，所以劳动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因此要使 $\frac{\partial x_{ut}^j}{\partial l_{ut}^j}$ 下降就要

增加劳动力的投入。这时工资水平实际是降低的,但由于人们的货币幻觉以及工资的合同粘性,工资不会同价格等比例上升,因此企业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该地区城市部门的劳动力需求由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加总形成:

$$L_t^d = \sum L_{it}^d = L_t^d (A_{it}^j, tt_{it}^j, p_{ut}, p_{rt}, w_{ut}) \quad (7)$$

(三) 劳动力市场均衡

我们假设人们的预期工资与实际工资相同,按个体无差异、企业无差异性将劳动力的供给需求进行整理:

$$\begin{cases} L_t^d = L_t^d (A_{it}, tt_{it}, p_{ut}, p_{rt}, w_{ut}) \\ L_t^s = L_t^s (w_{ut}, w_{rt}, Epe_{it}, q_{it}, q_{rt}, rp_{it}, p_{ut}, p_{rt}, rent_i) \\ L_t^s + \Delta L_t^s - sys_t = L_t^d + \Delta L_t^d \end{cases} \quad (8)$$

由于各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本地农村部门劳动力会被其他地区的城市部门所吸引,从而造成本地区农村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流失,同时本地区城市部门也会吸引其他地区农村部门甚至城市部门的劳动力,从而造成本地城市部门劳动力需求的降低,当然本地区对其他地区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我们用 ΔL_t^s 表示本地区的净劳动力供给增加, ΔL_t^d 表示本地区的净需求增加,同时还要扣除制度因素 sys_t 的影响,如户籍制度、新劳动法的颁布等等,因此只有当 $L_t^s + \Delta L_t^s - sys_t = L_t^d + \Delta L_t^d$ 时,该地区劳动力的迁移才能达到均衡。但是现实中的均衡总是非常态,因为工资水平、物价水平等等变量的变化总会不断地改变均衡的位置,在非均衡状态时城市的劳动力数量为:

$$L = \min (L_t^s + \Delta L_t^s - sys_t, L_t^d + \Delta L_t^d) \quad (9)$$

最终我们设定本文的计量模型为:

$$\ln iup_t^n = \alpha_1 + \alpha_2 auw_t^n + \alpha_3 (auw_t^n)^2 + \alpha_4 sys_t^n + \alpha_5 \ln edu_t^n + \alpha_6 \ln ak_t^n + \alpha_7 \ln ist_t^n + \alpha_8 \ln ccpi_t^n + \alpha_9 \ln fcpi_t^n + \alpha_{10} \ln rent_t^n + \alpha_{11} \ln Eem_t^n + \alpha_{12} \ln acs_t^n + \eta^n + \epsilon_t^n \quad (10)$$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 2004—2009 年全国 284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η^n 为城市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影响(如地理位置、风俗习惯等)。城市平均工资、城市总人口、市辖区总人口、市辖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普通高等学校教师数、普通高等学校数、城市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城市第一、二、三产业占 GDP 比重、城镇失业人数等数据来源于 2005—2010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份的各种价格指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1) 城市劳动力规模 (iup_t)。本文用市辖区人口总数扣掉自然增长的市辖区人口数来表示各个城市的劳动力规模

(2) 城市平均工资 (auw_t)。本文用城市平均工资来体现工资对各地劳动力的拉力。同时根据微观个体的劳动供给原理,人们对劳动与娱乐之间的选择是一种替代关系,工资水平对微观个体的供给曲线往往体现为向后弯曲的效果,本文用城市平均工资的平方 auw_t^2 来检验工资高低对劳动力的转移是否有类似的倒U效果。

(3) 城市的制度因素 (sys_t)。户籍制度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制度因素之一,但鉴于本文所选取的年份并没有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因此本文放弃引入户籍制度作为虚拟变量,而是将2008年实施的新“劳动法”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新“劳动法”对劳动合同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被誉为劳动者的“保护伞”,为构建与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提供法律保障,同时也加大了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引力。

(4) 城市的教育水平 (edu_t)。我们将城市的人均高校数与城市的人均教师数进行加权平均的到各个城市教育水平(权重各为0.5)。教育水平不仅能反映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也是城市吸引外来劳动力的重要环境条件。

(5) 城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ak_t)。反应企业的技术类型。

(6) 城市的产业结构 (ist_t)。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应企业的技术类型,第三产业比重大的城市技术类型往往较高,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也较高。以北京市的产业结构为标准,将其以三个产业的权重按第一产业25分、第二产业35分、第三产业45分转化为百分制,北京为100分,其他城市以各个产业同北京市的差值为权重,换算成百分制表示各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水平。

(7) 城市的生活成本。根据人们消费的主要三个方面衣、食、住,本文选择各个城市的衣着价格指数 $ccpi_t$ 、食品价格指数 $fcpi_t$ 、房租价格指数 $rent_t$ 作为衡量指标,^①同时本文也用衣着代表城市企业生产的产品,而食品则代表农村企业生产的产品。

(8) 城市人均面积 (acs_t)。城市的人口密度不仅代表居民生活环境,同时也代表城市规模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本文用城市行政区域土地面积除以市辖区人口总数得到市区人均面积。

(9) 城市能否就业的预期 (Eem_t)。本文用城市的失业人口除以市辖区总人口得到失业率,并用失业率来作为城市就业预期的代理变量。

四、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 Hausman 检验的相伴随概率均为0.0000,因此拒绝模型为随机效应的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由于本文所选取的面板数据是典型的大N小T的宽截面数据,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异方差,本文的各种估计结果都

经过了 Eviews7.2 中的个体成员截面异方差 (Cross - section weights) 调整, 同时本文的模型已经引入了新 “劳动法” 的时间虚拟变量, 因此在固定效应的选择上只选择城市个体固定效应。

整体样本估计

变量	Modle1	Modle2	Modle3	Modle4
	Pooled-LS	EGLS	EGLS	IV/Two-stage EGLS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auw _t	3.08E-05 * * * (7.251434)	5.98E-06 * * * (10.77946)	4.57E-06 * * * (18.35766)	7.16E-06 * * * (8.973766)
auw _t ²	-1.01E-10 * (-1.752574)	-3.90E-11 * * * (-5.795634)	-2.92E-11 * * * (-13.51988)	-4.94E-11 * * * (-7.506406)
lnrent _t	—	—	0.008676 (0.563680)	-1.011617 * * * (-3.636404)
lnfcpi _t	—	—	-0.046088 * * * (-6.838351)	0.227943 * * * (3.820668)
lnccpi _t	—	—	0.117514 * * * (4.311657)	0.291239 (1.418685)
sys _t	—	—	0.004138 * * * (3.139057)	-0.008804 * * (-2.095749)
lnist _{it}	—	—	-0.056544 * * * (-3.449578)	-0.026300 (-0.369664)
lnak _{it}	—	—	-0.002206 * (-1.719373)	-0.009281 * * (-2.269204)
lnedu _t	—	—	-0.003338 * * (-2.047922)	-0.020876 (-3.447786)
lnacs _t	—	—	0.010839 * * * (4.442834)	0.013431 * * * (2.190021)
lnEem _t	—	—	0.006155 * * * (3.643144)	0.010123 * * (2.932812)
cons	3.841624 * * * (54.97235)	4.349402 * * * (463.0017)	4.288521 * * * (30.75982)	6.890323 * * * (5.913008)
Hausman	—	0.0000	0.0000	0.0000
城市固定效应	Na	Yes	Yes	Yes
调整后 R ²	0.070154	0.990349	0.999993	0.999419
城市数	284	284	284	284
城市类型	全体城市样本	全体城市样本	全体城市样本	全体城市样本
异方差处理	—	Cross - section weights	Cross - section weights	Cross - section weights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的数值是 t 统计量值。

表 2 的 Modle1 是城市劳动力人数对工资以及工资二次项的直接回归, 结果

显示在没有其他任何控制条件的情况下城市的劳动力数量同工资以及其二次项呈显著的倒U关系, Modle²则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与异方差, Modle³在 Modle²的基础上将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都加以控制, 回归结果都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即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 城市因高工资水平而产生的“拉力”在以递减的速度增加, 也即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在理论上有一个峰值。为了控制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的稳健性估计采用工具变量二阶段的最小二乘法进行, 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为工资、房租价格指数、衣着价格指数、食品价格指数的滞后期一期量。Modle⁴为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其结果同样支持劳动力人数变化同城市工资水平的倒U关系。

从表2的回归结果我们也能发现: (1) 从推力变量看, 房租的价格在 Modle³中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在 Modle⁴中显著且系数为负, 说明房租上升加大了人们的生活成本, 是阻碍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之一; 衣着价格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在 Modle³中有显著性, 说明衣着价格提高能够增加劳动力的流入, 原因在于衣着价格不仅反应城市生活成本, 还代表城市部门生产的产品, 从劳动者的角度看衣着花费是城市生活成本的一部分, 它表现为拉力, 但从企业的角度看产品价格上升代表利润上升, 这会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也说明了我国城市存在着一定的货币幻觉与工资粘性; 食品的价格在 Modle³、4中都有显著性, 但是符号相反, 因此暂时无法判断其对劳动力转移是拉力还是推力。(2) 从制度变量来看, 新劳动法的实施毫无疑问地增加了城市对劳动力流入的拉力, 但是2008年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金融危机的消极因素同新劳动法对劳动者保护的积极因素到底哪方为主导从以上回归结果尚无法判断。(3) 产业的升级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在 Modle³、4中皆为负, 其原因在于虽然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不意味着劳动力需求的下降, 但产业结构的升级意味着企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在提高, 也即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在降低, 如果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同产业结构升级不协调, 那么就会产生劳动力的结构性供给过剩与不足, 从而阻碍劳动力的转移。(4) 回归结果中人均资本系数均为负, 这说明资本同劳动要素是符合替代关系的, 且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小于1。(5) 城市的教育水平系数为弱显著性的负值, 原因在于当地的教育水平同企业的技术水平是正相关的, 教育水平越高代表企业的生产方式越先进, 但这同样也代表企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越高。(6) 城市的人均城市面积对劳动力流入的整体效应显著为正, 说明从整体上看劳动力更喜欢流向不那么拥挤的城市。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 从实证的结果来看, 我国城市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要素流入的边际拉力在

整体上呈现递减状态,也即工资水平的提高不能带来劳动力供给的无限增加,劳动力数量同工资水平之间的倒U关系使得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数量在理论上有个峰值。但工资水平只决定了两者关系具有峰值形态,而峰值的位置却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城市的产业结构、城市教育水平、城市的生活成本、城乡产品的价格等等。同时本文的城市分样本估计告诉我们,低收入城市与高收入城市的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要素的拉力是不同的,高收入城市已经进入了工资拉力边际递减的倒U状态,而低收入城市则处于工资边际效用递增阶段,因此对高收入与低收入城市的城市化政策应该是有差异的。高收入城市应更加注意城市的生活环境、制度环境,确保劳动者在精神上更高阶段需求的满足;而低收入城市则要更加致力于提高劳动者的物质待遇,最为实际的就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2. 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经之路,而产业升级必然要求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在产业结构较高阶段的高收入城市,产业结构的提升对劳动力的流入是抑制的,这说明了我国产业结构的提升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并没有协调一致,因此政府与企业要为农民工的再教育与技术培训提供更加良好的环境,使产业结构的提升同劳动者的素质提升相协调。

3. 本文的研究引发了我们对城市的生产力峰值与劳动力要素流入峰值的协调性思考。Au, Henderson (2006) 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中国工人的生产力是呈现倒U型,即随着工人的增加工人的生产力是递增的,但是递增的速度却是递减的。也即中国城市存在着生产力的峰值(当然峰值也不是固定的,它同城市的产业结构、城市规模、地理位置等等都有相关性)。那么这里就必然也存在着两者间相互协调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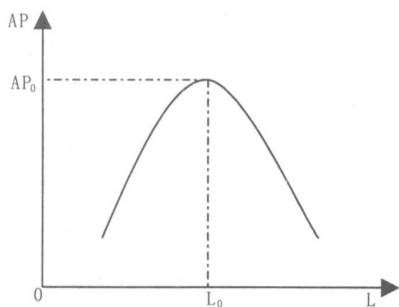


图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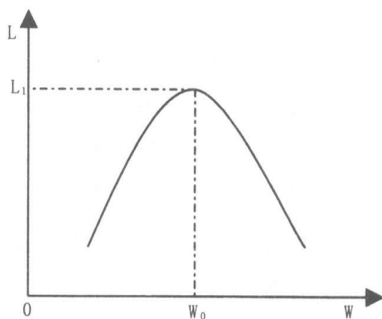


图 b

如上图 a, b, 图 a 表示城市劳动力的平均生产力同劳动力数量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力数量为 L 时城市的平均生产力达到峰值 AP_0 ; 图 b 表示城市劳动力数量同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当工资水平为 W_0 时城市的劳动力规模最大为 L_1 。显然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L_1=L_0$ ，但现实情况很可能是两者并不协调，如何使两者协调发展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注 释：

①为了能将劳动力流动细化到各个城市，本文放弃了学者们一贯使用的省级数据转而寻求城市数据，但由于城市数据的统计难度远大于省级数据，本文的衣着价格指数、食品价格指数、房租价格指数只能控制到省级，并令各省范围内的城市使用统一的指数。

主要参考文献：

[1] Everett S. Lee.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J]. 1975. Vol. 3 (1), 47—57.
[2] Bagne DJ. “Principles of Demography” [M]. New York. 1969.
[3] E. G. Ravenstein. The Laws of Migration [J],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85Vol. 48 (2). 167—235.
[4] Au, C. C., Henderson, J. V., “How migration restrictions limit agglomer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 Vol (80), pp. 350—388.
[5] 安虎森，颜银根，朴银哲. 城市高房价和户籍制度：促进或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差距扩大悖论的一个解释 [J]. 世界经济文汇，2011 (4).
[6] 林毅夫，余森杰. 我国价格剪刀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经济研究 [J]. 经济研究，2009 (1).
[7] 徐 清. 城市工资上涨、劳动力转移与投资拉动增长方式 [J]. 中国人口科学，2012 (4).

The Wage Pull and the Peak of Labor Force Inflow into the City:
the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s Economy Based on the Push—Pull Theory
Xu Qing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Push—Pull Theory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this paper, with the panel data from 284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09, conducts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ntire sample and sub—sample of the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s a whole the pull of urban wage level on labor force inflow into the urban area is on the decrease, which means the growth of wage level will not necessarily bring infinite labor force supply.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 of inverted U pattern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labor force and the wage level, there is a theoretical peak of the quantity of the labor force inflow into the urban area. Meanwhile, it’s indicated from the urban sub—sample that there i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ull of wage level on labor force inflow in high—income level cities and that in low—income level cities. Those high—income level cities have settled into the decreasing “inverted U” state of the pull of wage, while the low—income level cities are in a state of increasing wage marginal utility. Therefore, the urbanization policies towards the two types of cit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distinctively. Meanwhile, the study initiates the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ak of urban labor force and the peak of labor force inflow.

Key words: Wage; Push—Pull Theory; Factors Migration; Farmer Worker; Overflow of Migrant Workers;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